

包淑荣

包淑荣，实在是浩德最优雅的女人。在我还没懂得优雅的含义时，包淑荣在我心里，就和别的农村妇女不一样，她就像个谜。

她怎么可以永远对小孩子保持微笑？她怎么能将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衣裳裤子，穿得奶子是奶子，屁股是屁股？她怎么从来没打过猪、骂过狗？她怎么从来没和别的农村老娘们儿那样，背后讲过人？最关键的是，她这样的女人，咋就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民结了婚？包淑荣是知青，浩德唯一的留下来的知青。一个从小生活在沈阳城里的人，能够在允许回城的时候不回城，多半是因为爱情。她，不仅是因为爱情，还因为她的原生家庭。

沈阳那边，是她的继母，回去，不见得有多好。留下来，有爱情，有自由，有村人仰慕的目光。没有人不喜欢那种目光。

李富，她的爱人，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，生得高高大大，白白净净，人前人后，永远谦和地笑。包淑荣和孩子们软软地说话儿的时候，磨着刀的他，抬头瞅瞅她，咧嘴笑。包淑荣捧着厚厚的书读的时候，挑水往缸里倒的间隙，他瞟瞟她，温柔地笑。

是她的柔情，软化他了吗？十几岁的我，看着他们软软地说话，时常这样想。那个时候，人们羞于说爱，好像说了这个词，就不正经了似的，但懂得男人对女人好，已经很不易了，李富，也就成了浩德唯一没打过老婆的男人。

她的家，永远有笑声，笑声里，猫儿卧在她的腿间，她会抱起猫，往脸上贴，嘴里叫着小坏蛋，小宝贝，小犊子。那么自然。

电视里演着《猫和老鼠》，她看得和孩子一样开怀。瞅着爱捉弄猫的小老鼠，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那么纯真。

不得不交代，包淑荣有腿疾，走路左右摇晃，可在很多人眼里，她的这个毛病，从来就不算毛病。对于李富，也是如此吧！

“大苹果，圆又圆，阿姨送我上幼儿园……”这个歌谣，我是在包淑荣家的炕上学会的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西浩德的学校里还没有幼儿园，包淑荣的家，就成了村里的幼儿园。记不得她当时怎样获取报酬，现在想来，收的可能是粮食吧，那个时候，没有人家为儿女上幼儿园去掏钱。

炕上一张小方桌，地上一张小长桌，数十个孩子的歌谣声，让她的家，永远和别人的家不一样。再后来，学校有了教室，包淑荣成了学校幼儿班的老师，西浩德五十岁以上的人，都是她的学生。

她的班，正对着校舍大门，是学生们的必经之路。每次经过，都见她坐在讲台的一角，笑盈盈看着孩子们。孩子们或唱着儿歌，或在纸上写着拼音，或画着画儿。教室里永远干净，地上洒着新水印。班级永远有秩序，每个孩子都腰板挺直。接触她的人，哪怕是孩子，好像都优雅起来。再后来，包淑荣转正了，浩德人以最纯朴的方式替她庆贺。杀猪，宰羊，喝酒。饭桌上，人们异口同声说：“不容易啊！教小孩，有二三十年了吧？这辈子呢！”眼泪窝子浅的女人，还流下了眼泪。

如今，包淑荣每月拿着四千多元的工资，和她有残疾的老儿子生活着。她的这个儿子，在乡里开着一家理发店，凭着自己的手艺，娶了一个媳妇，媳妇孝顺，有模有样儿，身体健康。

浩德离我越来越远了，但每次回去，都想看看她。尽管近年也见过她数次，可奇怪的是，远离她的时候，对她的模样，永远定格在她教孩子们儿歌的模样，炕上抱着她，看着《猫和老鼠》笑时的模样……



青梅,原名张淑玲,蒙古族,黑龙江省肇源县人,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霜腌一坛冬

许海龙

雁北的霜风，刚在屋檐下刻出第一缕凉，窗台上那只老陶罐，便悄悄睁开了眼。

不是什么金贵物件，就是寻常陶土烧的，肚大颈细，周身爬着细密的冰裂纹，像老辈人手背皴开的纹路。家家户户的院里，早摆开了大瓷盆，圆白菜从窖里抱出来，带着窖底的潮气，叶子脆生生的，一掰就裂出清白的响。胡萝卜是地里最后拔的，带着泥，在石板上蹭两下，红皮就亮堂起来，像刚刚晒透的小灯笼。

妇人坐小马扎上，手里的刀不快，却稳。圆白菜切细丝，刀背压着菜帮，“噌噌”声顺着风飘，细丝落进盆里，堆得像座小雪山。胡萝卜不切，用擦子擦，擦子孔细，红丝簌簌往下掉，和白菜丝掺在一起，白的更白，红的更红，像把秋天的最后点颜色，都收进了盆里。

盐是粗盐，粒大，带着点黄，抓一把撒下去，拌匀了。盐一沾菜，水就往外冒，起初是星

星点点，后来就顺着盆沿往下滴，滴在青石板上，晕开一小圈湿痕。得等，等菜水杀透，菜丝软塌下来，原先鼓鼓的一盆，缩成了小半盆，这才捞出来，挤水。不用劲不行，水挤不干净，腌出来的菜要坏；太使劲也不行，菜丝就烂成泥了。挤好的菜丝，攥在手里，能感觉到丝儿还在，却软乎乎的，带着咸香。

醋是自家酿的，每年秋里收了高粱，在缸里发酵俩月，揭盖时酸香能飘半条街。倒醋不用秤，凭的是老经验，陶罐底下先铺一层菜，浇一层醋，再铺一层菜，再浇一层醋，醋要没过菜丝，像给菜盖了层透明的被子。最后撒把花椒，盖紧盖子，再用面糊把罐口封死，压上块青石头，那石头也有讲究，得是河边捡的，光滑，压在上面，菜就跑不了气。

陶罐就蹲在窗台上，风刮过，罐口的面糊干成了硬壳，敲一下，“当当”响。白天晒着太阳，罐里的菜悄悄变样，白菜丝吸了醋，慢慢转成浅黄，胡



山里秋乡 汤青摄

◆人间小景

瓦上松

张君燕

在这里安家，尤其是年久日深的老房子。它就靠着落在瓦片上的枯枝败叶和雨水冲刷下来的尘土生根发芽，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。民间有种说法，在某个月份出生的人命数为瓦上灰，这样的人命苦，一生颠沛不安。我常常想，若遇到如瓦松一般的生命，即便生在瓦缝的灰土里，亦能活得蓬勃、灿烂。

对于瓦松，乡亲们的态度褒贬不一。有人称它是瓦神，是锃值的植物。房顶上长上了瓦松，就和燕子在屋檐下筑巢一样，是吉祥如意的征兆。从审美角度来看，下雨天，长满青苔的灰瓦间点缀着颗颗瓦松，映衬斑驳的白墙，确实别有一番诗意和美感。

不过，也有另外一种说法：“家兴出恶犬，家败生瓦松。”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因果可能倒置了，如果房顶的瓦松很多，长得很大，而无人去清理，要么是无人居住，要么是主人大懒，无论哪种，都从侧面说明这户人家并不兴旺。

所以，不管视瓦松为吉祥还是不祥，乡亲们隔一段时间都会上房顶清理一番，防止屋顶漏雨。许是无意，或是有心，人们并不会将瓦松完全清理干净，总会留下那么几颗，为乡村保留一

份独特的景致。

每每此时，我和伙伴们常常站在屋前仰望，在大人们把扔下来的瓦松喂给牛羊之前，捡起几颗，种在小小的花盆里，藏在我们的秘密花园。我还满怀好奇地将瓦松塞进嘴里品尝，酸酸的，带着一丝甜味，比想象中的味道要好。那时我和伙伴们曾因担忧中毒而惴惴不安，后来才知道，瓦松可以入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止血、利湿、消肿的功效。在《本草纲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典籍中均有记载。

瓦松是伴人植物，在人类建造的瓦房顶部生长。站在高高的房顶，与瓦片一起栉风沐雨，迎接酷暑寒冬，静观日升月落，冬去春回，村庄、田野、小草、大树、河流……包括乡亲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它尽收眼底。它默不作声，悄悄守护着这一切，见证这一方的安宁。如生长在山顶的松树一般，虽身姿矮小，却坚韧挺拔，颇有姿态。

某日，父亲去乡下赶集，带回一盆多肉。我定眼一瞧，这不就是儿时熟悉的瓦松吗？瓦松长在肥沃的土壤里，叶子肥厚，植株高大，肉嘟嘟的，多了几分美观与可爱。我顿觉几分欣慰，从屋顶到花盆，如今日子好了，瓦松也享了福。

徐卫民又看一眼脚下的路。路面已经有些破损，一如他的心，布满点点伤痕。

徐卫民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。那时候，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。土路。晴天坑坑洼洼，雨天泥泞不堪。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！修路要钱，但大家没钱。

徐卫民有钱。那时徐卫民在浙江打工，挣了点钱，但不够修路的。徐卫民就和乡亲们商量，能不能大家凑点钱。大家都摇头说，哪有钱呢？徐卫民说，他愿意出一半的钱，大家凑一半就行。大家还是摇头，那也出不起呀！徐卫民狠了狠心，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，路才修起来。

纯粹是做好事呢！徐卫民很少回村里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。

通车那天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。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。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，都很兴奋。见了徐卫民，都说着感激的话。有人还说，下次换届，一定要选徐卫民当村干部。这话引来一片附和。

离开村后，还不时有人给徐卫民打电话，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，自然还是一番感激。他们说附近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，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民呢！

这条路啊！徐卫民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。

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这次回来，徐卫民感到了明显的变化。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，宽阔，平整。相比之下，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。徐卫民觉得很纳闷，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，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的路修补一下呢？这用不了几个钱呀！

更让徐卫民纳闷的是，乡亲们见了他，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。甚至有些敌意。我哪儿得罪他们了？徐卫民一个劲儿反思，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

晚上，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民住的宾馆找他（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，村里的房子还在，但已多年不住人了）。刘大爷犹犹豫豫的，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出口。徐卫民就说：“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”

“我说了你别生气，不是我要来，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。”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，这样开场了。

徐卫民茫然地望着刘大爷。刘大爷说：“想来你也看到了，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，又宽又好。”徐卫民很认真地点点头。“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，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。”

徐卫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盯着刘大爷看。

刘大爷躲开徐卫民的目光，眼睛看着脚下，接着告诉徐卫民，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，政府说那路还能用，暂时没那么多资金，先更需要的村修。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，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，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？这样一想，他们就觉得是徐卫民害了他们。不是徐卫民当年坚持修路，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，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。

“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，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？”刘大爷低头嘟囔着。

徐卫民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，直到他离开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第二天，徐卫民刚一起床，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。都是来要钱的。

徐卫民把钱给了村民。然后，背起行李返程。

徐卫民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，心中叹道，这条路呀！

他这次回来，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。他的工厂发展壮大，他本想让村人和他一起致富呢！

